



端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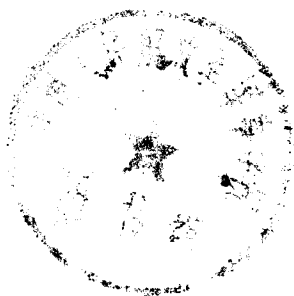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●张一翔



国防大学 2 060 9930 9

端午

张 一 翔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60m16

端 午

张 一 翔

※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125印张 281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6,850

书号 10331·74 定价 1.70 元

楔 子

沭河东岸，在台儿庄通向潍县的公路上，有一座出名的集镇，叫兴隆镇。兴隆镇有三街六巷七十二胡同。大街两厢，排满了挂着金字招牌的铺子。每逢二七大集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，便都顺着一条条山间小道，推着，挑着，用小毛驴驮着自家地里的出产，来赶集上市。从大十字街口，一直到绣针河滩，那粮食市，青菜市，窑货市，还有跑海口的小贩们摆下的海货市，一排就是几里路长。有买有卖，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

离兴隆镇二里路，隔着一片桃林，有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叫点将台。银子般闪亮的绣针河水从东北的山峦中流出来，到这里，绕了个弯儿，一直奔向西南的黑云岑，汇进沭河里去了。绣针河南岸是一片平地，北岸却是高高低低的山岑。正对着点将台村子的那座小山，就叫点将台。据说，当年红袄军曾在这里阅兵点将，大败金兵。如今，却长满了荒草野树，一片荒芜了。村子里的人们，常常从石板小桥上走过河去，到山上割草打柴，放牧牛羊。

绣针河南岸的这片平地，土质好，水脉旺。佃户们从东家手里租来，搭起间小园屋安下家，便打畦子播种，拧轱辘浇园，滴滴汗水浇出了各种时鲜的蔬菜。菜长得好，种园的

人可舍不得吃。春天的韭菜，麦口的黄瓜，伏天的茄子，冬天的白菜，哪一茬鲜果嫩菜下来，都要拣顶好的，先送进东家的深宅大院，剩下的才能挑到集上去卖。卖得的钱，杂升粮食，称斤盐，搀上老菜叶子煮一煮，这就是一家老少的饭食。剩下的，一个铜子一个小钱儿地攒起来，不敢妄花一分。就这么着，年底下还不够缴租子的哩。

佃户们的日子虽然清苦，可也自有他们的欢乐。逢年过节呀，亲朋好友上门呀，或是来了个说渔鼓的老汉呀，小小的村子便会热闹起来，腾起一片欢声笑语。不过，顶热闹的，还是村里人家办喜事，哪家小伙子要娶亲了，全村的人便都涌了去。唢呐“呜哩哇啦”地吹着，鞭炮“噼噼啪啪”地炸着，小孩子们前前后后地跑着，从花轿落地，到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开喜筵，一闹腾就是一整天！

这一年，正是春二月天。园里的菠菜青青，留种儿的白菜萝卜也开了花，一片金黄，一片雪白，引逗得蜜蜂嗡嗡乱飞。点将台村北菜园地里的杨春山家，门口贴上了大红喜字，在“呜哩哇啦”地唢呐声中，娶来了一个象绣针河边绿柳般秀气腼腆的新媳妇。正当新人拜了天地，堂屋里摆下酒席的时候，只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崔老歪来了！”立时，大伙心里“咯噔一声”，全都闭上了嘴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满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了。啊呀，这丧门神，在这个当口上闯了来，要干什么呢？

这崔老歪，是乐善堂米家的管家“二爷”。见天替东家收租放债，抢人霸物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，方圆几十里的大人小孩，提起他来没有不恨得牙根痛的。这一年，崔老歪不过三十出头年纪，吸大烟吸得脸色焦黄，嘴向一边歪歪着，连

带的鼻子、眼睛都成了斜的。他穿着东家穿过的，半旧的缎子马褂，线春长夹袍，裤腿上扎着青丝带子，头上戴着的那顶瓜壳帽上缀一颗红疙瘩。崔老歪迈着四方步进了杨春山菜园子的篱笆门，摇头晃膀地一直走到小园屋跟前，咳嗽一声，大声问：“杨老大在家吗？”

春山的父亲杨老大，吓得心里“咚咚”直跳，慌慌忙忙地迎出来，把崔老歪请进低矮的小草屋里。亲戚邻舍的男人们，纷纷站起来，帮杨老大说着应酬话儿，请崔老歪上首坐了。

崔老歪斜着眼瞅了瞅桌子上，见不过是些粉条豆腐青菜，嘴里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过脸来把大腿往二腿上一翘，发话了：“杨老大，大少爷要到日本留洋去，拨你家春山出差，送大少爷到青岛上船。”

老实疙瘩庄稼人杨老大，吭吭哧哧地问：“明，明日，还是后日？”

“马上跟我走！今天就往车上装行李！”

人们一下子愣住了：任凭什么，也不能在这大喜的日子把人拉走啊！

杨老大的叔伯兄弟杨老二，打着哈哈，敬上一杯酒，来替侄儿求情：“崔先生，今儿是春山成亲的日子，俺大哥正要请你喝杯喜酒哩。嘻嘻，求你在老爷跟前说一声，换个人吧。”

崔老歪接过酒杯，啞儿的一声喝了个底儿朝天，一裂嘴说：“呸！什么酒，这么个死味儿！”接着又冷冷一笑，拖起长腔说，“要换个人吗？只怕不好办吧？乐善堂的规矩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不去，行吗？”

人们都不作声了。乐善堂米家的地亩多，势力大，规矩厉害啊。

就拿对待佃户来说吧，除了要按时缴租以外，还有什么干拔工，双出种，分子粮，肥料钱、牛犂钱……一样没打点到，东家便抽地退佃，揭锅锁门，把你全家赶走，这叫做“大抹头”。狠毒啊！霸道啊！穷佃户们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杨老大哆哆嗦嗦地重新斟满一杯酒，双手捧到崔老歪脸前，恳求着：“崔先生，实在是，今儿不是旁的日子，求求你，在东家跟前，给美言美言……”

这老实人，心慌意乱，又气又怕，两只手越哆嗦越厉害，把一大杯酒一下子洒到了崔老歪的缎子马褂上。

崔老歪登时放下脸来，手猛一拨拉，那酒杯飞了出去，摔得粉碎。接着把袖子一甩，站了起来，破口大骂：“真他妈的不识抬举！种着东家的地土，就得听东家使唤。大少爷出洋上学，就象早年间中了状元一般，谁去送他，是谁有脸面。去与不去，你们掂量掂量吧。”

杨老大和几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忍气吞声，再三哀告：“崔先生你别生气……”

“爹，不用说了！”

象半空里打了个炸雷，杨春山分开众人，闯了进来。粗壮的身子，象半截铁塔似的，直直地立在崔老歪跟前。刚拜过天地的新女婿，一把扯下了自家染织的老蓝粗布夹袄，往半空里一扔，气昂昂地冲着崔老歪说：“走！我跟你去！”

说着，便扯开大步，自己头前走了。

不等崔老歪走出菜园，人们就嚷嚷开了。骂着：“他娘

的！看他狗仗人势，那个熊样子！干的这算什么王八蛋事嘛！”

“哼，祖传！一辈一辈给他往上数，乐善堂什么时候行过善？”

“这种年头，还是积点阴德，留点退步的好！”

人们说一阵，骂一阵，便各自回家去了。热热闹闹的新房，顿时变得冷冷清清。端坐在炕中间的新媳妇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仄身趴到被子上，无声地抽泣起来。

春山家一家三代：奶奶，爹，还有个小兄弟。这些年，就是缺少个做针线饭食的人。

新媳妇是个勤快人。过门三天，没等奶奶开口吩咐，就进厨房，拉风箱做饭；上菜园，挑畦子翻土了。这天，她跟着奶奶在园里间菜苗儿，猛然间一抬头，看见从黄瓜架那边，走过来一个高身量，黑红脸膛的小伙子。她赶忙把头低下，悄声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来客了。”奶奶一看，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傻孩子，什么客呀！那是春山回来了。”啊，春山？他就是春山吗？就是自己日盼夜想的人吗？新媳妇又羞又喜，心头象小兔般猛跳起来。她使劲低垂下头，两眼盯着地面，再也不敢抬起。

“累了吧，春山？”奶奶颠着小脚迎上去，回头又吩咐着孙子媳妇，“快去给他做口吃的，大老远的路程，只怕早就饿了。”

新媳妇赶忙站起来，到垅沟里洗了手，从畦埂中间穿过去，走进小锅屋里。她心里咚咚直跳，手脚慌乱地刷锅、添水、抱柴、点火。从屋外，到屋里；从屋里，到屋外，她一直

低垂着头，不曾抬起，可春山那张紫红黝黑的四方脸膛，那双明亮灼人的眼睛，却总是在脸前晃动。一时间，她觉得烈火炙烤一般，浑身发起热来，脸上腾起了一片红晕。

邻舍们听说春山从青岛回来了，纷纷赶来探望。小草屋挤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这个问：“春山，青岛的大洋楼有多高？是一仰头，看不见洋楼的尖儿，帽子就掉下来了吗？”那个问：“春山，你看见洋鬼子了吗？可是红眉毛绿眼珠，专吃小孩儿？”“咳，乐善堂的大少爷还到东洋鬼子那里去上学哩，不知道会学来什么魔道妖法？”

新媳妇躲在小屋旁做活，总是心神不定。她多么想挤过去，听听春山的语音，看看春山的面容啊。可是，她不敢。就是吃饭时候，奶奶让她端汤递饼，她也不曾抬起眼睛偷看男人一下。唉，她太胆怯，太腼腆了啊！

月亮从东山上慢慢升起来，一直爬上了柳树梢头，东邻西舍的乡亲们才走散了。新媳妇堵好鸡窝，服侍老奶奶和小叔子秋山睡好，才来到自己小屋门前。

屋子里黑着，没有一点声息。她心里挺慌，挺乱，定了定神，才轻轻推开屋门，摸索着走到炕前，点燃了小小的油灯。啊，春山睡着了，想是在外头多日，实在劳乏了。她不想睡。拔下簪子来，把油灯剔亮了，一只手高高地擎过头顶，细细端详着丈夫的面容。啊，四四方方的脸盘，多么端正。脸色黑黝黝的，红润润的，闪着光彩。宽宽的额头，粗硬的头发，鬓间象刀裁般整齐。两道眉，又黑又浓，微微向上挑起，下面，是一双甜睡中的眼睛……

还是在订亲以前，她就听说过杨春山的大名了。人们说，那是个性情刚烈的红脸汉子，相貌堂堂，气力过人，路

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姑娘若找到这样的主，那就没人敢欺辱，终身有靠了。她上无三兄，下无四弟，爹爹又早已惨死在关东，娘儿俩，平素日受尽了窝囊气。听到这话，不觉心里一动，可随即又笑起自己来：咳，闺女家，想哪儿去了！再说，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呢？

不想，杨老二来到她家，三言两语，就说成了这门亲事。打那，这个不曾见过面的小伙子，便活在她心里了。白天想着他，晚上念着他。缝衣绣花时，他就象坐在自己眼前；上山下地时，他就象跟在自己身边。可他，到底是个个什么样呢？她却怎么也想不清楚。今天晚上，她真的站到他的身边了，她端着灯，久久地，细细地端详着他的面容。这就是他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他，她的丈夫，她的心上人，她终身的依靠。他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是的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的眉，这样的眼，这样的脸膛。象是和她原先想的一个样，又象是比她想的还要好……

他睡了。宽宽的，厚实的胸脯，均匀地起伏着，睡得那么香甜。粗心的人哪，怎么不等你的新媳妇回来，便独自沉沉地睡去了呢？猛然间，她觉得脊梁上一阵发冷，想起了当媳妇的心事：他，会喜欢自己吗？会待自己好吗？她不知道，说不清。可她想，他是能够喜欢自己的。乡亲们都夸奖新媳妇性情和顺，心灵手巧呀。模样么？也并不丑。她是讨人喜欢的。过门以来，奶奶喜欢她，公公喜欢她，小叔子秋山，更把她当亲姐姐一般看待，自己的丈夫，会不喜欢自己么？她不嫌他杨家日子穷，家底儿薄，一心一意跟他过日子，把他伺候得周周到到。干活回来，她会把洗脸水端到他跟前；吃饭时候，她会把碗筷递到他手里。就是他一时生了

气，发了火，她也能忍耐，不变脸，不还嘴。她要把他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冬做棉，夏做单，一月给他做上一双新鞋。过上一年两载，她还要给她生下个胖娃娃哩……

她一只手高擎着小小的油灯，久久地凝望着他，细细地端详着他。只有他睡熟的时候，她才敢这样看他，压在心底的话语，才能突破羞怯的岩层，象一股清泉，悄悄向外涌流

.....

猛然间，春山微微笑了一下，睁开了眼睛。新媳妇吓了一跳，连忙“噗”的声吹熄了灯盏，一颗心，禁不住“咚咚”乱跳起来……

“你回来了？”

呀，莫非他刚才没睡着吗？这人，可真会捉弄人！可是，他的声音多么好听啊，低低的，象从遥远的山谷里传来的。只有那些顶壮实的庄稼汉，才有这样的语音。

“这几天，累得不轻吧？”在暗夜里，春山折身坐了起来，望着她说。

“哪里。”新媳妇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，轻得象落在水面上的小雨点。

“端人家的碗，受人家的管哪！”春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五尺高的汉子，自己的身子自己不当家。让你，也跟着受了委屈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。”新媳妇又轻轻地说。

“不，往后咱们得咬紧牙，赌口气，好好过。庄稼人，有了自己的地，就再也不用看旁人的眉高眼低了！”

新媳妇转过脸来，借着窗棂里透进来的淡淡的月光，望着丈夫年轻的面容，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可你也别太劳碌了。今天，我一进门，就看见菜畦子全翻过了。南瓜秧好了，茄子栽上了……”春山往前挪了挪身子，声音里充满了爱怜，“往后，这些活你留给我就是，别累坏了身子……”

新媳妇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她觉得，春山和她挨得那么近，知心的话，和着那男人家才有的热烘烘的气息，一齐向她扑过来，一阵热浪从心上涌起，是甜蜜，是感激？她说不清。只觉得鼻子一酸，泪水扑簌簌滚了下来。

头一茬黄瓜下来，春山拣那顶鲜嫩的，摘了满满的两竹篮，挑进乐善堂里，送给东家尝鲜。

崔老歪提着一杆秤走过来，伸手捏起一根来，“咯吧”咬了一口。一边吃，一边咂着嘴说：“顶着花，一身刺儿，好鲜好嫩的黄瓜呀！想必是你那新媳妇柳端午的巧手种出来的吧？”

春山涨红了脸，喻声喻气地说：“崔先生，你说话干净点！”

“嫌我嘴不干净？”崔老歪嘿嘿一笑，“你当你那新媳妇是什么干净人吗？”

春山的脸一下子变紫了，瞪起两个眼珠子，一直逼到崔老歪跟前，问道：“你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崔老歪挑逗地说着，“这还用明说吗，老弟？”

春山伸手抓住了崔老歪的手腕子，捏得他骨头咯噎咯噎响，大喝了一声：“说！”

“说，说。哎哟，春山，你少使点劲儿，我说就是。”

今天这一手，是崔老歪早已思谋好了的。

新媳妇端午的娘家，和崔老歪是邻村，小时候就常见面。那天，端午到乐善堂里来替东家洗衣裳，叫崔老歪一眼给看见了。真没想到，当年不起眼的个小毛丫头，如今竟出落得一朵荷花似的，水灵灵的，羞答答的，这么秀气。崔老歪只觉一阵眼花缭乱，接过来便问长问短。谁知端午眼皮不抬，问一句，答一声，冷冰冰的，叫人听了从心里发凉。崔老歪并不死心，刚想再说几句试探的话，新媳妇却冲着堂屋上房喊了起来：“太太，这两种颜色衣裳能一块洗吗？”这一喊不要紧，太太凌淑贤没出来，住娘家的大小姐米凤仙却一甩帘子走了出来，站在门前头的青石台阶上，斜着眼瞅了瞅新媳妇，又瞅了瞅崔老歪，不耐烦地发话道：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不一样颜色，不能一块洗。你那记性呢，叫猫吃了？”新媳妇也不还言，只是低着头，手脚利索地揉，搓，洗，拧。一件件，晾晒到绳子上。崔老歪看看卡着腰，仰脸站在台阶上的大小姐，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。

“好，你瞧不上我！只看着你那年轻汉子了！”崔老歪恨得牙根痒痒，“嘿嘿，算你没认清人！我老歪是好惹的？一个歪点子，就能让你那憨种男人把你扔下。到了那个时候啊，我的个俏娘儿们，要是受不住孤单，嘿嘿，就得奔我这儿来了……”

今天，见到杨春山来送黄瓜，崔老歪心上一喜，拿起称便迎了上来，故意拿话撩拨他。果然，没费几句口舌，便把这个莽小伙的庄稼性子挑起来了。

“快说！”杨春山棒槌似的手指头攥得更紧了。

“松开手，我说。”

杨春山紧盯着崔老歪的嘴脸，把手松开了。崔老歪却欲擒故纵，装出犹犹豫豫，吞吞吐吐的样子来，说：“不说罢呀，免得伤了你们夫妻的和气。”

杨春山见他这副幸灾乐祸，藏头露尾的神情，心里头的火苗子“呼”地又窜了起来，他盯住崔老歪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崔先生，今天，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咱们没完。”

“好，我说。”崔老歪故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你听了，可别气恼。心里头有个数就行了。你那新媳妇，早在娘家时候，就有相好的了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杨春山吼了一声，一把揪住了崔老歪的领子，眼里喷出火来。

“这是什么样的事？我敢胡说吗？我，有凭有据。”

“什么凭据？”

崔老歪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问：“你媳妇的胸脯正中，有片梅花朵般的朱砂痣，对不对？”

杨春山惊呆了：这坏东西，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

“对吧？要是和别的男人没私情，人家怎么会知道这个？”

杨春山的四方脸盘，一下子变得蜡渣般黄，哆嗦着嘴唇，问：“那坏蛋，是谁？你，怎么知道的？”

崔老歪赶忙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别问了吧，傻兄弟。那人是有钱有势的，你知道了，能怎么着人家？再说，他如今早已远走高飞，不在这地面上的了。临走头天晚上，他喝醉了酒，对我说出了这码事儿。还留给我一副耳坠，叫我送给你媳妇当念物。我，怕伤了你们夫妻间的和美，一直没送去

……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了一副镶珠嵌翠的长耳坠，递到杨春山手里。

杨春山浑身发抖，一把抓过耳坠来，狠命地朝青石台阶上一摔，摇摇晃晃地朝大门外走去。

纺车“嗡嗡”地转着，转着，锭子上的线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沉，象一个圆滚滚的，成熟了的大肥桃。

纺啊，纺啊，太阳落下去了，趁着月光纺；月亮落下去了，再点起一根苘杆，插到纺车上。轮子一转，带起的风吹的那小小的火珠儿一闪一亮，鲜红耀眼。虽说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光亮，可它照亮了旋转的锭子，照亮了辛勤劳作的人。

还是小闺女时候，端午就是纺线能手了。她盘起腿，坐在蒲团上，微微偏斜的脸，跟着手里的棉条转，抽线，上线，象春蚕吐丝般自如。可今晚，不知是棉条不好使，还是纺线人心神不宁，线老是断头，那唱歌似的嗡嗡声，时断时续，有时，停下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
“春山家！”公公杨老大对着门口喊了一声，声音里，象是压着多大的火气，“春山还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哼！”杨老大气得抖抖颤颤，对儿媳妇下达了命令，“你把门顶上，一夜甭给他开！叫他胡跑踏……”

儿媳妇没有作声。

“你，听见没有？”

儿媳妇赶忙恭顺地回答：“听见了。”

“把门顶上！”

“顶上了。爹。”

端午站在屋门里边，听得公公拖沓拖沓地走回去睡了，又把顶门棍轻轻抽开，放到了一边。唉，气糊涂了的公爹，你叫当媳妇的把你儿子关在外边，她能那么作么？

端午摸着黑走回来，静静地坐到炕沿上，两只眼睛盯着茼蒿杆头上的火光，慢慢往下着，慢慢往下着，渐渐熄灭了。小屋子浸没在无边的黑暗里。

一直到后半夜，春山才跌跌撞撞地推开屋门，扑了进来。老远里，端午就闻到了一股冲鼻子的酒气。她吓得心里咚咚直跳。她想：这人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平素日，他是滴酒不进的呀！

她赶上去扶住了他，小心地问：“你，怎么到这才回来？”

“滚！”

春山使劲一推，端午没防备，连着倒退了几步，一下子撞到屋山墙上。

端午碰得眼冒金星，心里暗暗埋怨着：这人！怎么这样没个轻重？你不知道我怀着身孕吗？头胎，要有个好歹，可怎么着呢？唉，你呀，怎么醉成了这样……

她没敢作声，悄悄走到小锅棚里，点上火，熬了碗酸汤。听老人说，这个能解酒，醉了的人喝上，心里头便舒坦了，清亮了。

端午点着了挂在墙上的小油灯，只见春山躺在炕上，已经睡着了。他脸上、身上烧得通红，胸脯子一起一落，嘴里还咕咕噜噜骂着什么。端午又是气恼，又是心疼，猜不透他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情。赶忙把酸汤端了来，用嘴轻轻吹凉了，伸手推了推春山，小声喊：“醒醒吧，我给你做了碗汤……”

春山猛古丁地醒了，瞪起眼珠子，直直地盯着端午。端午一见他这个神情，吓得倒退了一步。

春山看清楚了，灯影里，端着碗站在炕前头的，正是平日里温柔娴静的媳妇。

人心难量啊！你看她少言寡语，憨厚老实吗？你看她百依百顺，温良贤惠吗？你看她知冷知热，情深义重吗？嘿嘿，你哪里想得到，这些全是假的，全是装出来哄你的呀！可怜的实心眼的汉子，你被她欺瞒了，你被她耍弄了！她骗去了你的心。她的心，却压根就不在你身上，早已给了旁的人了！真是奇耻大辱啊！一辈子也洗不清的耻辱！他杨春山，堂堂五尺男子汉，能窝着脖子受这个吗？哼哼！

春山盯着端午的脸。一双眼珠子，血红血红的，瞪得象铜铃般大。这张脸，这张曾经使春山迷恋过的，端正秀气的鸭蛋脸，骤然间，象蒙上了一层灰土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那挂在嘴角的，宁静谦和的笑涡，那微微张开的红润柔软的嘴唇，这一刻，全都变了，变得刺眼的丑陋。女人哪女人，丧失了贞节的女人！没有了廉耻的女人！你是有毒的花，发霉的果子，看见你就叫人恶心！春山直直地瞪着她，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翻腾，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，脏东西吐了一炕。

慌忙中，端午顺手摸过一件衣裳，替春山擦身上，擦炕席。春山一把夺过衣裳，往地上一扔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咬着牙说：“滚，滚的远远的，叫我一辈子也别看见你！”

端午忍不住哭了。不识好歹的人哪，你真屈人的心！一出去一整天，喝得醉鬼一样，人家没埋怨你一句，没数量你一声，给你端汤送水，为你跑前跑后，你怎么象冤家对头似